

解读青年文化症候： “躺平”模因的感觉结构分析

章文宜，莫少群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 要：“躺平”一词在 2021 年爆红，作为一种文化模因在网络流行，并形成独特的网络自嘲文化。青年网民以戏仿、拼贴的传播策略，对“躺平”模因进行模仿、复制和传播，表达了青年的身份焦虑。“躺平”青年以戏谑化的姿态调用网络媒介空间的“符号资源”和“符号权力”实现话语狂欢，在社区交往中获得情绪宣泄和身份认同，并与父辈、主流文化进行情感沟通。这种新兴的社会体验成为新一代青年的感觉结构，反映了青年在社会压力下的软性抵抗，阶层固化感知中的焦虑无奈及现实剥夺感下采取的防御性悲观。文章借作为青年感觉结构的“躺平”，揭示宏大社会结构中的现实矛盾，发现青年感觉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双向建构的关系。

关键词：躺平；模因；感觉结构；社会结构；青年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2) 04-0026-10

语言作为人类独有的符号系统，表达人的思想情感、实现人际交往，同时也是人们表达自我、知晓他人、认知世界的工具。当下的网络流行语如一面镜子折射了青年的社会生活交往，折射着青年文化的新兴风格和特征，蕴涵着青年的时代体悟和情感诉求。“躺平”是 2021 年“现象级”的青年网络流行语。所谓“躺平”，就是瘫倒在地，不再鸡血沸腾、渴求成功了。躺平源于一位草根博主发布在百度贴吧“中国人口吧”里面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该帖作者讲述了自己两年多没工作的躺平生活，且非常“低欲望”地生活着，努力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思想上的自由思考。^[1]一时间，该博主的躺平理念迅速引起青年群体特别是 90 后、00 后的效仿和附和，在网络上掀起关于“躺平”“躺平学”“躺平主义”的话语叙事。

有主流媒体对于“躺平青年”主张的“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维持最低生活欲望，坚决抵制成为资本收割的‘韭菜’”等消极心理予以批判，更有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锋亮直言“躺平态度极不负责，不仅对不起父母，还对不起努力工作的纳税人”^[2]。有学者指出，躺平是“‘丧文化’‘佛系文化’为代表的‘颓废型’青年文化的延续，是青年面临社会难题而群体性焦虑的文化反映。”^[3]作为一种新的青年亚文化症候，“躺平”话语不断地被复制、模仿、传播、再造，并引起在文化感知、社会结构、现实矛盾等不同层面的深刻讨论。作为青年的话语实践，“躺平”不仅是青年亚文化中简单的娱乐化用词，它与青年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关联。本文将引入“感觉结构”的理论框架，以“模因”概念为分析工具，深挖“躺平”如何作为一个话语符号和意义单位在互联网平台流行和扩张，探究“躺平”话语背后的感觉结构，并探寻“躺平青年”与中国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互动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青少年网络舆情的大数据预警体系与引导机制研究”（20&ZD01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耽美迷群的权力生产与规训研究”（KYCX21-1275）。

作者简介：章文宜，女，讲师，博士研究生；莫少群，男，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理论资源: 感觉结构与网络模因

(一) 作为理论框架的“感觉结构”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一直思考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他在《电影序言》(1954)第一次提出,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①,认为“它与总体性的共同经验相关,不能被分割概括,要在鲜活的生活经验中去把握”^[4]。文学、电影、艺术作为当时社会共同经验的载体,通过电影文本分析感觉结构是把握时代经验的重要研究方法。在《漫长的革命》中,雷蒙德·威廉斯把感觉结构描述为解决方案中的社会体验,是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情绪和感觉。他认为:“感觉结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5]他提出,每一代人都拥有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感觉结构,时代和人们经验感知的变化会连带感觉结构发生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斯进一步完善了感觉结构的定义,将它与主导的意识形态分离,认为感觉结构是“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6],不同于已经沉淀出来、可以直接使用的社会意义,认为它是来自大众的、尚未定型的新兴文化相关的整体性的生活体验。可以看出,感觉结构是威廉斯分析文本和社会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整体的社会文化,并体察到在主流文化之外,游离着代表一部分社会群体“共同体验”的新兴文化。

很多中外学者以“感觉结构”为基础,分析了在互联网技术背景下的文化形式和社会关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传播学院教授兹兹·帕帕查理斯(Zizi Papacharissi)将社交媒体视为一种感觉结构,“是一种讲述故事、创造意义的软结构,为网络和公众情感提供了质感、调性、话语性和叙事形式”,并认为柔软的、网络化的感觉结构帮助人们讲述“我们是谁”“我们想象我们可能是谁”的故事。感觉结构打开并维持了可以讲故事的话语空间。^[7]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数字传播系副教授曹洵将“自我矮化”这种整体性的社会经验看作一种在线的感觉结构,认为“草根”“屌民”“屌丝”的走红反映了底层群众对现实困境产生的身份焦虑。^[8]苏州大学传媒学院传播学硕士生导师马中红以情感结构(感觉结构)理论分析了2020年亚文化热词背后青年使用的内在情感动因,认为时下中国青年拥有与父辈不同的情感结构,使得他们对社会事件、公共议题呈现更多的娱乐化和戏谑性的态度。在媒介化平台上碎片式、分散式的青年话语经由青年不断重复、改造、创新,引起更大范围的情感共鸣和身份确认,成为青年群体文化和社会感知。表面是混杂的青年亚文化新现象,内在有自己的文化轨迹。由此,本文将体现出新一代青年共享式经验的网络流行话语称为青年的感觉结构。

(二) 作为分析工具的“模因”理论

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首先提出“模因(meme)”的概念,道金斯认为:“如同基因作为人类遗传进化的基本单位,模因是文化进化和传播的最小单元,人们通过复制和模仿进行人际传播实践,其本质是一种复制因子。”^[9]互联网传播环境下,“模因被用来描述文本、图像、语言的移动或以其他单位内容呈现的特定思想在快速吸收后传播”^[10]。模因最本质的特征是成功地实现了复制和传播。任何信息经历了广义上的“模仿”过程,可以被称为模因。控制论学者弗朗西斯·海拉恩(Francis Heylighen)详细划分了模因成功复制传播的四个阶段,包括同化、记忆、表达、传播^[11],网络流行语是在语言传播过程中竞争生存下来的强势模因,通过简明扼要的语言表达,易于人理解、接受并同化进入记忆阶段,通过人

① 该概念国内有两种翻译:感觉结构或情感结构。倪伟(《漫长的革命》译者)、王尔勃(《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使用“感觉结构”进行翻译,马中红的论文《2020亚文化热词:词源、意义及情感结构》、杨击论文《情感结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遗产》中使用“情感结构”,为了统一本文采用感觉结构这一翻译。

际交往进行个人表达和扩散传播。纽约佩斯大学传播学助理教授萨布莱维茨（Marcella Szablewicz）认为，模因既反映也塑造着流行文化，是人们态度、思想、心态的表达，强调其表征文化和政治信息功能^[12]，这与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反映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想、情绪、经验的感觉结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于威廉斯而言，词语的变迁秘密地记录着一切社会转型过程。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感觉结构概念以后的 20 年间不断丰富其内涵，感觉结构是他理解和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方法，“其 1985 年出版词典《关键词》对文化与社会重要词语概念的梳理和记录，也向后人展示着透过词语研究人类经验的转变是文化研究的可靠路径”^[13]。当下的网络模因文化是青年对社会转型的深刻体验，通过对网络文化模因的复制、传播、扩散规律的把握和研究，可以感知新时代青年的感觉结构。由于感觉结构是一个抽象度比较高的理论概念，而“模因”作为研究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规律和意义表征的理论工具，不仅具有操作性强的优点，且强调使用者共同创造和共享的文化体验，这与感觉结构理论强调的通过文本研究新兴群体的社会经验不谋而合。本文以微博话题“躺平青年居家图鉴”“躺平是年轻人的正确选择吗？”“拒绝躺平的 86 岁科学家”等青年关于躺平讨论的语料为文本分析库，将“躺平”作为网络文化模因，分析其传播逻辑和意涵网络，再借助感觉结构理论，分析“躺平”模因隐含的青年社会感知及这种感知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网络模因下躺平文化的多维审视

“模因作为文化的基因，通过非遗传的方式、特别是通过模仿将一些思想加以传播并相传下来。”^[14]可见，模因是流行的文化单位，网络模因由互联网参与者传播、模仿、改造，并在过程中创造共享性的文化体验，其流行与复制的速度决定模因的繁殖和传播能力。利昂·G. 希夫曼（Leon G. Schiffman）指出，模因是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文化信息，一方面在微观上形成网络文化的扩散，另一方面还在宏观上形塑社会心态。他进一步提出模因的三个维度以分析当代的数字文化，即内容、形式、姿态。^[15]内容是指模因文本传达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形式是指模因传播的载体或表达的形态，姿态即模因表达者的立场或话语倾向。“躺平”模因作为网民生产、创作、传播的网络流行语，其符号意义为参与的网民共享，并利用拼贴、解构、挪用、再造等方式扩大本文指涉范围，获得广泛的民众参与，拥有了强大的网络关注，体现了网络模因文化的内在属性。下文将“躺平”作为典型的网络模因，借由希夫曼提出的内容、形式、姿态三个维度，来分析其核心意涵、传播策略和话语倾向，为更好地把握其隐含的感觉结构作铺垫。

（一）表达焦虑无力的核心意涵

2017 年“丧”文化盛行时，“葛优躺”系列表情包走红，它源于 1993 年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葛优饰演的纪春生眼神空洞、生无可恋地瘫躺在软皮沙发上的动作，网友借此进行复制传播，展演丧文化。2021 年的“躺平”有类似的丧文化基因，但更多源于对流行语“内卷”一词的回应或延展。

“内卷”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名词，学术应用中常用作“内卷化”，国内学者黄宗智用“农业内卷化”来说明劳动的密集化带来单个劳动日报酬的递减，表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16]网友将“内卷”用来形容当下过度低效的竞争，过剩的人力投入到有限的资源争夺中。热词“996”“007”“末位淘汰”“非升即走”投射了各行各业的职场内卷压力，“躺平”模因则是对过度竞争、严重内卷的一种抵抗。“内卷”是因，而“躺平”为果，随即在网络上形成强烈的舆论共振。

分析“躺平”模因的文本，发现其话语表达有两重逻辑：一是主动的躺平，诸如在微博“躺平青年居家图鉴”话题下，有网友表示“不买房买车，不生娃结婚，不社交应酬，一个人宅居躺平过活”，表达了青年主动降低生活诉求，以低姿态面对消费主义和社会竞争，不争不抢，减少娱乐，回归悠闲

稳定的慢生活的内心价值取向。躺平者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另一种是被动的躺平,“天道并不酬勤”“你奋斗的终点敌不过别人的起点”“社会险恶,先躺为敬”“躺平是等死,不躺平是猝死”等话语反映了青年在城市丛林竞争中的无力感,认为努力无法改变现实,不如躺平休息。这种被动的“躺平”心理源于对外在社会压力的感知和自身社会地位提升的恐慌。新华社于2021年5月30日报道了86岁老科学家赵焕庭每天凌晨4点起来工作,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的视频,希望借此激励年轻人不要“躺平”,要“持续奋斗”。“躺平族”表示:“老科学家在需求第五层,即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我们在第一层,给老板打工解决生存问题。”“科学家确实伟大,可我只是普通垃圾啊!”^[17]面对主流媒体的教育引导,躺平青年无动于衷,认为个人奋斗也无法改变社会地位的跃迁。“躺平”叙事有“犬儒主义”玩世不恭的懈怠之感,被外界认为是一种不务正业或者自我放逐,但“躺平”实际蕴涵着拥有较少社会资源的青年对社会压力的无奈感知,对现实的焦虑无力是“躺平”模因进行意义共享的基础。

(二) 依靠戏仿拼贴的创作形式

形式层面重点考察“躺平”模因在互联网空间的媒介表达形态和文本呈现结构。“躺平”模因作为用户生产内容,具有典型的网络文化传播特性。传播形式有玩笑段子、恶搞图片、表情包、漫画、帖子、歌曲等,媒介形态包括文本、视频、音频,传播叙事策略则是戏仿和拼贴。

戏仿(parody)是戏谑地模仿。丹·哈里斯(Dan Harries)认为,戏仿将原文本的文本要素或语境要素进行转换,并带有讽刺脉动,对其再语境化以创造一个新文本。^[18]一种文化产品或文化实践带着某种挑衅或讽刺意味,对另一种文化产品或实践进行不动声色的模仿是戏仿。在互联网强调平等、重构经典的文化创作氛围中,青年戏仿文化愈发兴盛。很多“躺平”话语是对经典歌词或者名言警句的戏仿,比如“躺平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躺平”是对歌曲《叶子》中“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的仿拟。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世界那么大,谁愿躺平。世界那么小,只能躺平。”“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的人就生在罗马”等躺平模因的延展话语,多以出人意料的结局和转折,对名言警句进行解构,戏谑地抵抗着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奋斗观念。还有通过对影视剧人物形象进行加工制作,成为躺平族的形象代言人。葛优躺倒的画面成为躺平族戏仿创作图片的主要素材。从图1可以看到画面中空洞无力的眼神,躺倒在沙发上慵懒懈怠的身体形态惟妙惟肖地传达了青年躺平的姿态,配上“生命不息,躺尸不止”的夸张文字表述,传达出青年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懈怠感。

拼贴一直被用于亚文化研究领域,“是一种即兴创作或改变的文化过程,客体、符号或行为通过拼贴到不同的意义系统和文化背景中,获得新的意味”^[19]。亚文化研究经典著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的作者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认为,青年打破日常符号系统规则,将不同的“商品符号拼贴在一起,以抹杀或者颠覆原有的直接意义”,践行着“符号游击战”的颠覆性实践,^[20]并造成了日常语义系统的断裂和失调。当代网络中的恶搞歌曲、网友自制表情包、二次创作视频都属于拼贴的表达形式。特别是用户生产的表情包(如图2),将躺平的动作和躺平的价值观点拼贴在一起,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广泛流传。不同于社交系统提供的官方表情包,网友通过挪用、拼贴多种文化符号,在重新编码解码的二次创作中享受着自我制造的“躺平”文化和叙事快感,并通过“一言不合就斗图”的形式参与社交狂欢,以生动的“躺平”表情包表达对现实内卷化的不满和愤懑。



图 1 网民制作的“躺平”图片

图 2 网友制作的“躺平”表情包

戏仿、拼贴的文本表现手法都符合当下媒介碎片化传播的特性，更易于情感的表达和释放。带有反讽意味的戏仿话语、恶搞图片、表情包等语言模因快速繁殖，突破青年圈层在整体网络空间中病毒式传播。自嘲为打工人、社畜、屌丝的青年在躺平文化的氛围中宣泄负面情绪，以只言片语的表意实践在社交空间传播着躺平族的共享性体验，为“躺平即正义”的思想观念争取网络话语权和现实社会的关注。

（三）作为戏谑姿态的情感沟通

“‘姿态’指代说话者与文本、文本语言代码以及其他潜在说话者之间的关系。”^{[8](154)} 模因在网络平台流传推广，经由躺平青年群体，通过媒介平台的接合作用，以自我矮化的表达框架，向主流文化进行戏谑式的情感性沟通。

青年从“呱呱坠地”到进入社会，一直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教育，诸如“知识改变命运”“只有通过艰苦奋斗，才能获得美好生活”等。但上完大学、留在一线城市打拼的青年，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是居高不下的房租、极度激烈的就业上岗竞争、严格的户籍积分制度……现实社会的巨大生存压力和网络时代的原子化生活让青年在城市感到愈发孤独和飘零，而“躺平”模因给予青年一个情绪的出口，以自我矮化的戏谑姿态嘲讽自身的生活焦虑和现实苦闷。如著名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所言：“媒介话语传播的实质在于意义、快感和身份的流通。”^[21] 青年通过调用网络媒介空间的“符号资源”和“符号权力”来表达身份认同和建立群体归属。如“一时躺平一时爽，一直躺平一直爽”等口号富有煽动性，能激发更多独居青年关于自身社会处境的情感想象和情绪流动。在虚拟空间寻求情感互动、文化认同和社会联系是青年网民绕不开的路，而“躺平”模因实现了青年的符号意义互动和身份认同，对社会压力拥有共同情感体验的青年们借此建立网络“联结”，形成相互抚慰的情绪氛围。“躺平族”在不断扩大的非理性声浪中抱团取暖，在由共同语言标识构建“联结”的新部落中获得情感联系。另一方面，当躺平青年用戏谑化的方式反讽现实，以自我嘲讽形成浩然声势，也是在呼唤主流价值观的教育引导者转换角色，倾听青年的心声和社会感知。面对躺平扑面而来的情感宣泄，有批判“躺平”可耻的代际认知差异，也有主流媒体如《光明日报》发文称“年轻人选择‘躺平’，也是在传递信号”^[22]，或有媒体重新阐释“躺平”的意蕴内涵，认为青年中的“语言躺平族”并不妨碍他们奋进，早晨的闹铃未响之前他们已经醒来，整装待发。^[23] 尽管主流价值观对躺平族的情感诉求回应呈现多元层次，但“躺平”模因促进了代际对话以及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情感沟通。

三、“躺平”模因盛行隐含的感觉结构

“躺平”文化的传播突显了网络文化模因的特性,即网络个体将单元化的信息通过参与、创造、分享成为群体共享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体验一方面是个体私人化的、带有独特个人烙印的,另一方面也经由网络模因的复制扩散而传播发酵,成为群体的社会认知体验,它不是个体感觉的总和,而是社会总体性的感知体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状态。正是这种对社会感知的共同性,形成青年网民传播“躺平”模因的现实基础。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说:“每一代人以自身的方式对世界作出反应,并同时对其进行改造,把自己对社会的感知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8](158)} 他将感觉结构定义为“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并通过新的语义形象表现出来(如文学、艺术、语言、建筑)”^{[6](142)}。在互联网的传播环境下,年轻一代的感觉结构通过青年创造的文化符号进行社会感知的共享,即通过网络模因文化实现意义生产、身份认同和情感沟通。可以说,网络模因将青年一代的感觉结构进行了符号化的表征,而感觉结构是新兴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双向互动。理解和认知新时代青年的感觉结构,需要回到其产生的社会物质基础。当下青年的感觉结构代表着新兴的、非化约的社会意识,并与主导文化和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张力和对抗。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使命是将个体生活与社会历史放在一起认识,使“环境中的私人困扰”上升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24] 感觉结构理论恰好能实现个体感知与社会结构议题的勾连。通过分析“躺平”模因隐藏的感觉结构,帮助我们解读新型亚文化症候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挖掘“躺平”主义的心理结构特征和社会矛盾根源,从而理解和应对“躺平族”的时代诉求。

(一) 社会压力下的软性抵抗

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觉结构,但感觉结构的生成不只是代际替换使然,感觉结构的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有很大的关系。雷蒙德·威廉斯认为:“一种新的感觉结构的兴起是同一个阶级的崛起有关,在另一些时候这些阶级的崛起又与阶级内部出现矛盾、冲突、分裂有关。”^{[6](144)} 中国正在经历社会的转型,高速的城镇化进程,大量的乡镇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城市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来到大城市求学、就业、创业,怀揣扎根现代都市的梦想,但社会的多重压力让他们自称“打工人”“社畜”,越来越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呈现出“丧”的社会心态,这种心态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躺平”。居高不下的房价、竞争内卷的职场、医疗教育资源的紧张、生娃育儿的高昂成本以及物价的上涨都成为青年必须承担的社会压力和现实困难。主流价值观多引导青年努力奋斗,关于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断裂、异化等负能量要么不被呈现,要么消失在关于和谐、美满、幸福、梦想、成长等主导叙事话语之中。对于主导叙事的过度完美,很多青年选择用戏谑的方式进行抵抗。

英国伯明翰学派认为,那些被“风格化的仪式抵抗”有可能形成一股强势的社会力量,而青年亚文化的“仪式抵抗”需要通过“风格”来实现。“风格被看成是一种令人瞩目的症候,代表了更广泛、更普遍的、被掩盖的不满情绪”^[25]。当下很多青年宣称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子,用“社会险恶,先躺为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躺平”等价值观颠覆传统观念,形成与主流文化相悖的消极文本。一方面,这是青年网民对传统奋斗价值体系的怀疑和否定,他们不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类似“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等规范化、“鸡汤化”的训诫,以“躺平”的戏谑姿态,反讽现实社会的压力和强调自我社会身份的弱势。但戏谑的抵抗恰巧印证了青年现实生活中处于资源弱势甚

至无权地位,“躺平”模因是一种作为话语方式的软性抵抗。另一方面,“躺平”文化的盛行,说明年轻一代想要创造与父辈不同的社会感知和文化结构。他们比父辈更容易获得物质享受和数字化娱乐产品,对通过“狼性竞争”等高强度的工作而获得物质财富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没有社会财富、权力、资源,也无力改变社会环境,就降低自我的物质需要,以低欲望的生存心态应对社会的多重压力,以躺倒的消极姿态拒绝上进,以恶搞、自嘲的方式与严肃、正统的说教文化和父辈观念相区隔,以带有道德自裁意味的自我展演对主流价值观进行边缘式的抵抗。

(二) 阶层固化感知中的隐忧和无奈

网络模因能够快速传播和流行的表象背后是其耦合着一种社会现实,折射出一种社会心态。“躺平”模因映射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弱势青年群体对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焦虑和无奈。阶层固化表现为社会流动滞化,社会流动分为水平的代内流动和垂直的代际流动。水平方向的阶层固化表现为依靠个人努力、才华、能力等后致性因素,很难实现社会地位和阶层跃迁,而垂直方向的阶层固化表现为家庭背景和遗传遗传等先赋性因素在教育、就业、升迁、财富累积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中上层的权力、地位在代际之间不断复制和世袭,使得社会流动受阻。^[26]先赋性因素影响的增强,后致性因素的式微是阶层固化的首要原因。刚进入社会的青年如美国文化批评家保罗·福赛尔(Paul Fussell)所言:“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浹背了,却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27]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为想要依靠个人努力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青年设置了障碍,很多青年放弃奋斗,选择“躺平”。

再者,户籍管理制度是制约青年实现阶层跨越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很多农二代青年跟随父母脚步,离村进城打拼,并想在城市留下来。但户籍制度的存在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很多农二代青年在二元结构下,承受了城市住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歧视性挤压,很难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由此,户籍制度为阶层固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构成了无形的推力,将农二代青年推出城市、遣回乡村,形成被动躺平的状态。

最后,网络媒介关于阶层固化的焦虑信息传播,渲染了青年对社会流动滞化的感知。媒介技术把公众的日常生活无限度地卷入网络社会之中。社交媒体不仅是媒介技术的延伸,还是社会互动关系的投射。“媒介化过程中渗透着媒介逻辑,使得网络社会的物理空间、心灵空间和社会空间都发生了位移和融合”^[28]。社交媒介习惯用“青年焦虑”的框架叙事,并将青年日常关注的社会议题和情绪反馈都做了放大性呈现。以社交平台作为主要信息获取渠道的青年,逐步陷入社交媒体建构的“阶层固化”的信息茧房。勤劳、奋斗、拼搏等价值观念会被排除在“躺平”叙事形成的媒介“过滤气泡”之外。加之“躺平”话语不断地在社交媒体快速复制和传播,形成了奋斗无望的群体性隐忧,并让部分青年认为“共享的现实”是中国当下的“全部现实”,而听不到其他青年群体的声音,在自我艰辛和身份焦虑的主观意识中不断加深对阶层固化的认知和隐忧。

(三) 现实剥夺感下的防御性悲观

新兴的“躺平”文化是青年理想被现实击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后,采取的防御性话语策略和自我保护措施。1970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泰德·格尔(Ted Robert Gurr)提出“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认为“社会中的个人都有价值期望,而社会拥有满足大众价值期望的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29]。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发展,改革红利逐步被稀释,全社会的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且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容乐观。据《2021

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 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上升到0.704。2020年, 中国财富排名前1%的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也从29.0%上升至30.6%。^[30] 财富分配的不平衡让青年感到强烈的被剥夺感, 加之“高房价、强内卷、低收入”外显了社会结构矛盾, 让很多青年认为努力奋斗也难以实现自己价值期望, 不如选择降低期望值的心理状态, 即防御性悲观。1986年, 美国韦尔斯利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朱莉·诺雷姆 (Julie Norem) 和南希·康托 (Nancy Cantor) 提出防御性悲观 (defensive pessimism) 的概念, “指那些在过去的情境中取得过成功, 但现在面临相似的情境设置了不现实的低的期望水平并反复思考各种可能的后果”。我国学者袁爱清和邵培仁认为: “防御性悲观是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时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采取的心理策略, 是基于自我保护的话语表达机制。”^[31]

不同于宣泄愤怒的非理智性破坏力量, “躺平”模因以防御性的话语姿态, 用自我嘲讽的框架表达内心对于社会压力的不安和焦虑, 但有时这份不安和焦虑也会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以职场压力为例, 刚步入职场的青年缺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很难实现阶层跃迁。从而容易出现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无序低效的竞争, 致使职场内卷化。青年群体无限的努力其实是内部没有意义的自我消耗, 于是部分青年用“躺平”发出拒绝内卷的宣言, 降低个人职业晋升欲望。“我只想躺平, 完成每天任务, 做个咸鱼”“躺平人, 躺平魂, 躺平都是人上人”等话语意在建立躺平族的情感防御机制, 在主动污名化自我中寻找“天涯沦落人”, 以悲观无为的心态扮演社交角色, 获得压力的纾解和喘息, 与平凡的自己和解之后获得动力, 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是不同于主流价值观的新兴价值选择。其次, “躺平”作为一种在线的感觉结构, 以防御性悲观的策略性表演为青年争取网络话语权, 以消极的弱者姿态进行底层叙事。在“躺平”模因的传播复制中, 将个体情绪表达转变成网络集体行为, 形成引发官方话语和青年话语互动讨论的媒介事件, 以促进国家和社会思考, 倾听青年压力, 提高社会价值能力, 降低青年的被剥夺感。

四、余论: 感觉结构与社会结构双向建构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 “新的一代人以自己的方式对它所继承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作出反应。”这种反应会追溯和吸收前人生活体验中的一些连续性, 但是“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 以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生活, 将这些反应创造性地加以塑造形成他们新的感觉结构。^{[5](57)} 这种感觉结构被视为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新兴的生活体验, 是经由大众主体间意识与社会结构互动而产生文化结构。感觉结构是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是用来研究文化与社会的重要方法论。肖恩·马修斯 (Sean Matthews) 认为, 这个概念主要用作考量社会型构过程中各种新出现的元素, 用于分析社会或文化的变迁。^[32] 本文从威廉斯的感觉结构出发, 分析了青年新兴的“躺平”网络模因文化, 解读当下青年关于社会的共同体验, 并借由“躺平”文化的感觉结构, 分析探索了其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 它的变动和兴起反映了社会结构中的某些因素的流动和变化。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的变化。^[33] 社会结构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结构性矛盾复杂而宏观, 对“躺平”模因的感觉结构分析实现了微观感觉与宏大结构的融合, 并且我国的社会结构变动还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整体过程, 出现“躺平”的感觉结构并非我国孤立的社会感知, 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也在经济转型期出现类似的情况。日本学者大前研一认为, 整个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 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低消费、少梦想、无干劲的低欲望青年。^[34] 还有英国的“尼特族”、

美国的“归巢族”等，这些以青年的“颓丧”“无欲”为核心的社会体验和中国的“躺平”青年有着类似基因的感觉结构，但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矛盾存在异质性。针对中国本土出现的“躺平”文化分析，除了感知它的模因传播逻辑，分析它感觉结构的内涵意蕴，还要深刻理解到感觉结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一些青年感知到社会结构因素对自身发展的限制，包括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户籍差异和住房、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的不均衡，青年陷入高房价、低收入、强内卷、少流动的结构困境之中，从而导致部分青年形成了强焦虑、多悲观、少奋斗、低欲望的感觉结构。“躺平”模因的出现和流行是青年用短小精辟的话语，反讽社会现实和自身处境，是他们对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话语抵抗，表现出他们对于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社会结构僵化的不满。而且，“躺平”模因具有“丧文化”家族基因，同谱系的“丧文化”热词诸如“佛系青年”“积极废人”“985废物”“小镇做题家”等不断涌出，广为流传后又逐渐消失，词语的外在形式虽然不断变化，但其意蕴表达有着内在的同构性。

亚文化研究中用“同构”的概念来“描述一个群体的价值观与生活风格之间象征性的一致”，也就是说亚文化群体“调用的物品和符号都和亚文化关注焦点、活动、群体结构以及集体的自我形象有着同构的关系。”^{[25] (113-115)}“丧文化”光谱中的流行语是青年对社会现实矛盾的经验感知，其调用的话语符号和内在价值取向存在同构关系。它们折射出青年存着与主流价值观相抵抗的感觉结构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只要造成青年感觉结构的社会根源和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青年的感觉结构也将在很长的时间保持稳定。社会结构以及其自身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青年不断兴起的异形同构的感觉结构，社交媒体上复制传播的网络模因也在不断重复和强化着青年的感觉结构。这也在提醒我们，不能将“躺平”文化简单地视为媒介噪音或对青年的价值观进行道德审判，而要重视、倾听青年关于现实的苦闷和诉求，分析他们的感觉结构，并从社会结构层面着手改变社会的困境，激发当代青年的实干精神，为青年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针对“躺平”青年的关键性政策包括：一是稳步推进城市住房体系改革，贯彻房住不炒政策，降低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加大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降低城市新移民、农二代城市购房的门槛。二是增强青年就业保障体系，出台青年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政策，加大对青年创业的扶持力度，提高最低收入标准保障青年劳动收入，加大政府再次分配在收入调节中的作用。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因为城乡户籍差异导致的社会医疗、教育、购房等不公平现象。以此为青年的感觉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良性互动创造更多的条件。

参考文献：

- [1] 雪球. 躺平的人，最后下场会有多惨？[EB/OL]. <https://xueqiu.com/8405340079/181926633>.
- [2] 李锋亮. 躺平态度极不负责[EB/OL].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1-05-28/doc-ikmxzfmm5233741.shtml>.
- [3] 宋德孝，别杨杨.“低欲望躺平主义”的本质、危害及其超越——基于当代青年多元需求的分析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2022（2）：22-29.
- [4] 郝强. 从“感觉结构”到“情感转向”——雷蒙·威廉斯与当代西方情感理论的关系[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2-19.
- [5] [英] 雷蒙德·威廉斯. 漫长的革命[M]. 倪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7.
- [6] [英] 雷蒙德·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 王尔勃，周莉，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41.
- [7] Papacharissi, Z. (2015). Affective publics and structures of storytelling: Sentiment, events and medial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 (3): 307-324.

- [8] 曹洵. 从“草根”到“困难群众”: 作为在线感觉结构的“自我矮化”[J]. 文化研究, 2019 (3): 144-159.
- [9] Dawkins, R. (2006). *The selfish ge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0] Knobel, M. & Lankshear, C. (2007). *A new literacies sampler*. New York: Peter Lang.
- [11] 杨勇. 网络流行语衍生、传播的理据和方向 [J]. 学术界, 2016 (2): 99-110.
- [12] Szablewicz, M. (2014). The ‘losers’ of China’s internet: Memes as ‘structures of feeling’ for disillusioned young netizens. *China Information*, 28 (2): 259-275.
- [13] [美] 伊莱休·卡茨. 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 [M]. 常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231.
- [14] 何自然. 语言中的模因 [J]. 语言科学, 2005 (6): 54-64.
- [15] Shifman, L. (2014).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16] 王俊秀. “冷词热传”反映的社会心态及内在逻辑 [J]. 人民论坛, 2021 (5) 下: 96-99.
- [17] 知乎. 为什么“躺平”成为中国新的流行语? [EB/OL]. <https://zhuanlan.zhihu.com/p/380661915>.
- [18] Harris, D. (2000). *Film parody*.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19] [美] 约翰·费斯克. 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 [M]. 李彬,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31.
- [20] 黄晓武. 文化与抵抗——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 [J]. 外国文学, 2003 (2): 30-39.
- [21] [美] 约翰·费斯克. 理解大众文化 [M]. 王晓珏, 宋伟杰,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63.
- [22] 光明网评论员. 年轻人选择“躺平”, 也是在传递信号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076829200322631&wfr=spider&for=pc>
- [23] 环球锐评. 声称要“躺平”的年轻人, 总在黎明被自己设的闹钟唤醒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0995239566246725&wfr=spider&for=pc>
- [24] [美]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M]. 陈强, 张永强,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3-8.
- [25] [美] 迪克·赫伯迪格.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M]. 陆道夫, 胡疆锋,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01.
- [26] 张传洲. 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及其治理研究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1): 182-188.
- [27] [美] 保罗·福塞尔. 格调: 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 [M]. 梁丽真,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92.
- [28] 周翔, 李稼. 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 理论、实践与展望 [J]. 国际新闻界, 2017 (04): 137-154.
- [29]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78.
- [30] 凤凰网. 中国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EB/OL]. <https://finance.ifeng.com/c/8Aew2019C7n>.
- [31] 袁爱清, 邵培仁. 防御性的胜利: 弱势群体话语权实现的内在路径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2 (8): 60-64.
- [32] 杨击, 叶柳. 情感结构: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遗产 [J]. 新闻大学, 2009 (1): 138-142.
- [33] 李培林.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巨变 [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249.
- [34] [日] 大前研一. 低欲望社会: “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复国论 [M]. 姜建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 2.

[责任编辑: 高辛凡]